

历史讲述人

李一凡

河北省保定市涿源县的群山间，风吹树林，猎猎作响。身形精干的中年男人站在雁宿崖黄土岭战役胜利纪念碑前，讲解声铿锵有力：“当年，日军就是从那边的城门进来的”。

他叫陈成，涿源县银坊镇黄土岭村党支部书记。今年已是他自发为参观者义务讲解、清扫维护纪念馆的第13个年头。

顺着狼牙山往西，一条弯曲的山路将人引向黄土岭。山不高，却险；路不远，却沉重。抗战时期，涿源作为华北地区的战略要冲，也是雁宿崖黄土岭战役打响的地方。

1939年10月，日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大扫荡。1939年11月，阿部规秀亲率1500余人，向黄土岭进犯。八路军依托有利地形猛烈攻击，歼灭大量日军，其中就包括阿部规秀——抗日战争时期在战场上被八路军击毙的侵华日军最高级别将领。陈成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，村里人几乎人人会讲。

“我的姥爷曾参加过黄土岭战役，在抬伤员过程中被敌人的手榴弹击中了右腿，终身残疾。我的爷爷也是抗战老兵。”这些家史，让陈成对“讲好抗战故事”有着别样感情，“先辈们对日作战，全凭着那股不怕牺牲、勇于奉献的革命精神，以及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英雄气概。”

2012年，陈成开始自愿担任讲解工作，这一讲，就是13年。

2019年，正值黄土岭战役胜利80周年，黄土岭战役纪念馆要新建一间纪念馆。选址、建展室、布展、协调修路、组织村里人参与建设，陈成事无巨细。“在大家的支持下，只用3个月就完成了这些任务。”陈成不无骄傲。

除了讲故事，他还有更长远的心愿——让更多人了解黄土岭、关注黄土岭。争取把当地的红色旅游产业发展起来，让村民们过上更好的生活。为此，陈成还开通了抖音账号，黄土岭的故事，在网络上越传越远。

涿源向东，跨过京津腹地，便到了唐山市迁西县的喜峰口。这里山势陡峭、关道狭窄，喜峰口战役是长城抗战的重要一战。关口前有一位声音响亮、银髯飘拂的老人，大家都喊他“大胡子”。

“大胡子”张国华，喜峰口长城抗战博物馆馆长，更是这个红色景区的修建者——这里的一砖一瓦，几乎都是他自掏腰包一手筹建起来的。

“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……”一阵歌声从馆里传来。1933年3月，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“大刀队”在喜峰口与日军展开白刃格斗，让侵略者见识到了大刀的威武。这首家喻户晓的抗日歌曲由此诞生，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的抗战意志。

“小时候，老师教我们唱《大刀进行曲》，给我们讲大刀队的故事；每年清明节领着我们爬长城，为烈士们扫墓。那个时候的喜峰口长城抗战遗址杂草丛生，当时我就想，等以后有了钱，一定要把这块英雄的土地收拾出来，给后人留下一个可以纪念的地方。”少时梦想，成了张国华后来的使命。他经过20多年的努力，收集到了抗战时期的多件珍贵文物。

“将士们血肉战场，没有一个怕死的！”每次讲解，张国华都仿佛置身于当年的战场。这份执着对一位老人来说并不容易。家人担心他的身体吃不消，但张国华却总是摆摆手说，“没事，我不累。”

再向东行，海风渐起。被誉为“天下第一关”的山海关雄踞秦皇岛，长城在此蜿蜒入海。刘学勤，就守在这里。

作为土生土长的山海关人，今年70岁的刘学勤有着多种身份：山海关林业局退休干部、山海关政协文史研究员、山海关民俗学者。

研究长城抗战20多年，只要提起当年的历史，刘学勤总是神情严肃。站在榆关抗战纪念碑前，他指着碑文说：“这场战役，为啥最后我们守不住了？不是兵不勇，是因为日本人故意从老百姓聚居的地方打上来，咱的炮兵为了不误伤百姓不敢开炮！一打，就炸着无辜的平民百姓了。”他语气愤慨，眼噙怒火，骨子里涌出不甘与悲痛。

榆关抗战纪念碑身后，曾经沐浴枪林弹雨的城墙脚下，如今已是烟火人间：老人怡然而坐，孩童嬉笑，舞曲回荡。

当地举办的座谈会、纪念讲座，凡是跟抗战相关的活动，刘学勤没少参加。“只有牢记历史，才能不忘初心。”这是刘学勤最常说过的一句话。“我们有义务把这些事整理出来，让更多人知道。”说这话时，汗水早已湿透刘学勤的上衣，汗珠顺着脑门往下滴，他却站得笔直，像是变成了一个守关的兵。

从战争争到和平，时光带走了硝烟，却带不走记忆。一位位可爱的讲述者讲得慢，也讲得深。讲给路人，讲给孩子，也讲给这个和平的时代。不是为了沉湎苦难，而是让世人牢记：今天的和平与幸福，来之不易。

的老人。他们的皮肤被热带阳光镀成了古铜色，皱纹如海浪般层层叠叠，标记着岁月的痕迹。坐下与他们共饮一壶老爸茶，他们便会用带着琼州口音的方言，不紧不慢地讲述那些过往的故事。故事里没有宏大的叙事，只有有血有肉的人和令人难忘的点滴。

现任海口市琼山区云蛟村第二支部书记、村委会委员的冼恩喜，2018年大学毕业后选择返乡工作。冼恩喜的曾爷爷冼际堂，1928年参加琼崖工农红军，后在一次战斗中牺牲。

这些年，冼恩喜收集整理家史、村史，为到访者讲述潭口渡口阻击战历史。“作为村里的年轻一代，不能忘却这段历史。我们要继续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，让潭口渡口阻击战的历史被更多人了解，进而激励大家更好地建设今天的幸福生活。”

当年的琼崖革命究竟什么样？寻访中我们一次次被震撼：用椰子壳做的碗、山竹编织的草鞋、树皮制成的纸张、自制的墨水……一位老红军在回忆录中写道：“我们最困难的时候，每个人每天只有一小把米，靠野菜野果充饥。但没有一个人逃跑，因为我们知道，除了革命，无路可走”。

琼崖革命最动人的地方，不在于它的胜利，而在于它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的坚持；不在于它的规模宏大，而在于每一位先烈的奋斗和牺牲。

“山不藏人，人藏人。”简单七个字，道尽了琼崖革命感召人心的原因——革命不是靠山的庇护，而是靠党和人民共同为信仰而牺牲、奋斗的决心。

“剧”力传精神

王雨婷

在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酒泉路314号，一座青砖灰瓦的四合院内，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推出的《红色驿站》沉浸式情景党课正在上演。参观者有的身着学生服，有的身着八路军军装，拳头紧握，神情严肃。慷慨激昂的口号声回荡在院子里，仿佛将人们的思绪拉回到80多年前。

1937年，八路军驻甘办事处正式设立。成立后，办事处以兰州为中心，点燃了陇原大地抗日救亡的烈火，被周恩来同志亲切地誉为“革命的接待站，战斗的指挥所”。

80多年后的今天，在这个红色驿站中，一堂堂沉浸式情景党课，为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打开了一扇走进历史的窗口。走进这座历经岁月洗礼的西北民居内部，参观者可以换上服装，领到台词，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一同演绎历史人物，重温抗战岁月。

潘浩，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副研究馆员，也是《红色驿站》的编剧兼导演。据她回忆，2021年刚刚接到情景剧创作任务时遇到了不少难题：如何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，写出令当代参观者感兴趣的剧本；如何将有限的工作人员与剧中主要角色相匹配；如何让观众参与其中，获得沉浸式的体验……为此，潘浩曾到上海学习，在大量查阅史料基础上，历经十余次修改，最终敲定出4000余字的剧本。

作为剧中谢觉哉的扮演者，讲解员谢晨回想起分配角色那天的场景时坦言：“心里是真没底啊！”虽然曾在大学时期参加过话剧社团，但他和

同事们并非专业演员，如何在短短2个月的时间里，吃透以《谢觉哉日记》为蓝本写作的《红色驿站》剧本并演绎好人物，成了摆在大家面前的棘手问题。

团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，激发出强大的战斗力，让难题一个一个被攻破。道具有限，潘浩便把自己家里的粥锅和父亲的茶碗拿到了排练现场；人手不足，馆内的保安大叔、保洁阿姨纷纷上阵参与其中。大家充分利用每周一闭馆的时间刻苦练习，小院内随处可见“演员”们背诵台词、互相搭戏的身影。“我们要把表演的痕迹去掉，让一切自然而然地发生。”谢晨说。

西北炙热的阳光洒在小院，古朴的木制门窗映出岁月的痕迹。当大家在排练中尽情挥洒汗水之时，革命先辈们不怕困难、艰苦奋斗的精神，似乎也投射在了纪念馆工作人员的身上，前辈们的精神在这个院子里完成了一次跨越时空的传递。

工作人员如此，参观群众亦然。在执行导演的现场调度下，走进实景参与演出的观众，在短短20分钟里，实现了与剧中角色命运的同频共振，现场发自肺腑的口号声一遍高过一遍。《红色驿站》自2021年9月创编推出以来，已演出125场，参与观众12000余人次。

纪念馆门外，车水马龙，金城兰州的发展日新月异；门内，“演员”们用心体悟角色，与革命先辈跨越时空“直接对话”。光阴流转，那段动人故事，正在以全新的形式被人们铭记；伟大的抗战精神，也将一次次动情演绎中薪火相传。

环境真相需要“看见”

韦佳明

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，史实展前厅。“紫金草国际和平学校”暑期班的十余名海外学生，戴上讲解耳机，正测试音量。室外阳光明亮，室内问询声、交谈声、引导声交织在一起，他们即将“看见”那场发生在88年前的惨案。

经入口来到中庭，光线被阻隔在外，耳畔的声音也忽地减弱，仿佛被黑暗吞噬。沿台阶下行，左侧档案墙1万余盒档案资料肃穆排列，眼前每隔12秒就有一颗流星坠落，一个个遇难者的名字出现又消失。序厅里仍是黑暗，只剩下刻着“遇难者300000”的石碑，刻着遇难者姓名的铁书，还有幸存者的照片发出星辰般的光亮……

穿过高大扭曲的“城门”，来到史料陈列展区。轰炸、激战、沦陷、屠杀，展板上的照片触目惊心。讲解员的声音从扩音器里传出，人群缓缓向前移动，压抑的惊呼，小声的议论，沉重的叹息。外国大学生绕着“黑匣子”死难者遗骨坑沉默地走着，皱着眉头听耳机里的英文讲解。

“为什么这样大规模的惨案之前我都没怎么听说过？”法国里尔大学的学生尼古拉斯·诺泽埃问，身旁的同伴摇摇头——他们知道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历史。

情况正在改变。随着一批批海外参观者来访，一批批书籍出版，影视作品在全球上映，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。它不再被简单概括为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日军侵华”，而是更聚焦普通人的苦难：每一位遇难者，都曾满怀对生活的期望和憧憬，都有挚爱亲朋，却在战争中被残忍剥夺生命；侥幸活下来的人，则带着永远的伤痛，在破碎山河中艰难求生。有关这段残酷历史的真相，需要被看见，更必须被铭记。

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教育服务部主任王敏介绍，纪念馆已在欧洲、亚洲、美洲30多座城市举办南京大屠杀史实展，另举办了数十期旨在普及南京大屠杀历史知识的“紫金草国际和平学校”国际青年交流活动，通过参加专家讲座、聆听幸存者

现场讲述、与馆长交流等方式，让外国学生对这段历史进行深入了解和思考，将所见所闻告诉更多人。

“我想了解更多，然后教给学生，让他们知道这样的惨案绝不能再次发生。”美国玛丽安高中老师凯蒂·索兹曼说，为了在世界历史课上给学生讲好这段历史，她曾搜集过相关资料和图片，但此行仍让她深受震撼，“纪念馆对历史的呈现方式让人印象深刻。现场不只有战争暴行的史料，更讲述了当时竭力挽救难民生命的英雄壮举。”

在大屠杀的黑暗日子，20多位外籍人士冒着生命危险留在南京，收容保护超过25万中国人。这其中，有在鼓楼医院全力救治难民的医护人员，有在江南水泥厂收容难民的辛德贝格和京特，还有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、被誉为“南京好人”的约翰·拉贝。在纪念馆人道主义救援展区，再现了拉贝先生伏案写日记的情景，《拉贝日记》详细记录了侵华日军暴行，为世人留下了珍贵的资料。

“他不必留在南京，但他选择留下，并尽可能挽救更多人的生命。”来自印度、在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任教的哈利卡·雷迪·博耶拉说，“在大屠杀中，我看到了非人的残暴可以给他人带来持续数代的苦难和创伤。而在拉贝等人的救援善举中，我看到了人性的光辉，我们也应该尽力去帮助他人。”

看见恶之后，才更加坚定地选择善。当民族苦难成为世界记忆，铭记历史的意义在于后世能行动起来，不让悲剧重演。

“展览中‘珍爱和平’的字眼反复出现，我们需要记住这一点，避免战争和暴行。”来自美国克雷顿大学的托德·索兹曼教授说。

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，各国青年比以往更加密切地交流思想、增进了解、收获友谊，为共建和平的未来而行动。“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，我觉得我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国和中国人。我很乐意多跟中国当地人交流、亲身体验他们的生活。”哈利卡说。

回响跨越时空

潘世鹏

覃皓珺

海南的日光向来慷慨且热烈，一棵棵高大的椰子树在烈日下高耸挺立，如同一个个坚强的战士。站在定安县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碑所在的山脊上，俯瞰眼前宁静和谐的村镇，先辈的革命誓言仿佛仍在心头萦绕。

海南，这座曾被大海隔绝、被敌人覬覦的孤岛，孕育了一场持续二十三载红旗不倒的革命奇迹。在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馆，不时能看到不同年龄段的参观者。

游客郑大坤特意带着孙子来参观。从他记事时起，就常听长辈说起一段段抗战图强的故事：“没有当年的抗战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。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了，一定也要让孩子们知道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”。

这个暑假，“尺翰映山河——海南红色家书中的时代记忆”展览在海南省博物馆开展。展览展出了11封革命先辈的家书，一封封饱含时代记忆的信笺，引领观众走近先烈们的峥嵘岁月，触摸红色家书蕴含的精神脉动与信仰光芒。

“我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而牺牲，我的革命目的达到了。惟是对你很对不起……慧根呀！我不忍说了，继我志呵！继我志呵！”1927年6月28日，海南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与革命活动家之一王器民，在狱中给妻子高慧根写下绝笔信这样说。

正是这样的琼崖共产党人，带领琼崖人民坚持孤岛奋战，创造了中国革命史上“二十三年红旗不倒”的光辉范例。

在海南，这样的抗战故事数不胜数，汇聚为琼崖抗日的壮歌。他们不只是历史书上的章节，而是活生生的血肉，更是这片土地上永不褪色的印记。

行走于海南山野村落，常会遇见一些有故事